

望花

— 邓安庆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望花

—
邓安庆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望花 / 邓安庆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
2018.4

ISBN 978-7-5594-1422-9

I. ①望… II. ①邓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90388 号

书 名 望花

著 者 邓安庆

责任编辑 张 黎 张 婷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 张 6.5

字 数 115 千字

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1422-9

定 价 28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135/

第三部

65/

第二部

1/

第一部

/ 第一部

(一)

错误无法避免。错误无可挽回。

张云松一想到出现这样的状况，而且是上班的第一天，简直无法忍受自己的愚蠢。他听到身后柳经理的咳嗽声，总忍不住想回头看，生怕有什么指示没有听到，会接着犯第二个错误。是的，他把柳经理当成张总监了。柳经理穿着藏青色西服，戴着方框眼睛，看起来成熟稳重，脸色紧绷严肃，张云松第一眼看过去就认定他肯定是张总监。只有大领导才会有这样的风范吧。他穿过办公室的过道，速速走到靠窗户的位置，笑容堆起，微微躬身，说道：“张总，你好。我是新来的文案策划，张云松。”柳经理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并无过多表情，把手往对面一指：“张总在那儿。”他扭头看过去，在柳经理办公桌对面也是一张同样的大办公桌，一个像是老小孩的中年男人坐在那里对着笔记本写东西，他刚进来的时候根本没有留意过这个人，没想到他才是整个公司的广告总监。他慌乱地对柳经理道了一声歉，走到总监那里说：“张总，您好。”张总抬头一看，露出满满的笑意，还站起来跟他握手：“欢迎欢迎。”握完手，又叫前台小赵来给他安排办公桌。

但他是归柳经理管。柳经理是张总的下属，而他是柳经理

的下属。他的办公桌就在柳经理的前面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柳经理的视线之内。他不敢乱动，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——柳经理没有分派他任务。他的手划拉着鼠标中的滚轮，咔嚓咔嚓，声音很大，很不好用。办公室的中央空调吹来强劲的凉风，但他依旧在流汗，从额头到脖颈，都是汗津津的。特意从专卖店花了一千多元买来的西服套装，穿在身上，看起来分外神气。他的大学室友都说这衣服穿起来跟明星一样帅气。他信的。他就是穿着这样帅气的衣服来这家广告公司报到的。他跟漂亮的前台打招呼，穿过两面墙上都是客户宣传图的走廊，进了这间办公室，跟张总见面握手，跟同事介绍自己，然后开始工作。精神要饱满，干劲要十足，给领导留下好的印象，这样才能过三个月的试用期。一切的一切，都从这个错误开始瓦解。愚蠢。简直是太愚蠢了。他根本不敢想柳经理会怎么看他。他眼睛盯着公司文档里的成功案例看，却一个字都看不进去。他从耳朵两侧烧到脸颊，热得想把衣服脱掉。衬衣扣得太紧，脖子勒得慌。

办公室的门忽然开了，一个看起来三十岁左右的女人走了进来。她的办公桌就在张云松的对面。她把挎包放在桌上，扭头看了张云松一眼，点头微笑：“喂，新同事？你好！”

张云松忙回了一句：“您好！”只听见柳经理说：“唐洁，你怎么又迟到了？”唐洁一边坐了下来，打开电脑，一边说：“我女儿昨晚发烧了，我送她去医院。”柳经理沉默了一会儿，又问：“《望花》内刊的方案你弄好了吗？”唐洁从挎包里把文件拿出来，起身走到柳经理那边：“你过目一下。”张总那边问：“小朵烧得怎么样了？退了吗？”唐洁叹了口气：“今天早上才退下来。昨晚真是急死人了。”柳经理插话进来：“你这题目都有个错别字，怎么回事？要是客户看到了怎么办？”唐洁说：“我马上去改。”她又把文件拿了回来，见张云松看她，她嘴微微一咧又一嘟，露出苦笑的表情。张总站起来去饮水机边接水，接着说：“我倒是认识儿童医院的主治医师，小朵有什么不舒服可以找她。”唐洁点头说好。

中午十二点是吃午饭的时间，办公室里的人三三两两地结伴出门。身后的柳经理和张总都没有起身，张云松也不敢乱动。唐洁拿着门禁卡起身，“不去吃饭？”张云松说好。张总说：“小唐，帮我打一份。随便什么都行。”唐洁点头说好，又问：“柳经理，你需要带什么？”柳经理难得笑了笑，说：“不用了，谢谢。”唐洁笑说：“我知道了。柳夫人肯定给你备好了午餐！”柳经理这次是真笑了：“快去吃吧！”唐洁

甩着门禁卡的丝带往门外走，“柳夫人肯定炖的莲藕排骨汤，我都闻到香味儿了！”张总和其他几位带饭的同事都“哄”地笑了起来。电梯口同事们都在等，有一个高瘦的女人在向唐洁打招呼，“今天还去马路对面那家怎么样？”唐洁回头向跟在身后的张云松瞅了一眼，“怎么样？跟我们一起去吧。”见张云松点头，她对那位同事说：“新来的文案策划，跟我们一起吃。”那女人冲张云松笑着点头，又小声跟唐洁讲：“柳经理有了新的蹂躏对象，就不会为难你了！”唐洁斜瞥了张云松一眼，手往那女人轻推了一下：“不要吓坏了小朋友！人家才第一天来上班呢。”那女人“哧哧”地笑了起来。

等红绿灯的时候，唐洁和那个叫蒋芸的女同事手挽在一起说话，张云松一句也插不进去，便去看公司门口的那个保安。保安站在遮阳伞下，看看马路，看看院子，头顶飞过一只鸟也去看看，他的脚像是站在热锅上，停不住，一会儿换一个姿势站着。张云松想他每天工作最大的任务也许不是担负“保安”的职责，而是如何打发这漫长的时间——如果不会被无聊压垮的话。他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，一上午一件事情都没有做，柳经理也没有分派任务，只让他看看过去的文案案例。他把文案来来回回看了十几遍，实在是了无趣味，想

要打开网页看看新闻，也忍住了。第一天，不能再犯错误了。唐洁叫他，他赶紧跟着她们走到马路对面。行道上的悬铃木筛下零碎的阳光，落在唐洁的脖子上，细细的银项链闪着微光。她比自己矮了一个头，头发烫成小卷，头发的末梢看出染过的痕迹，耳朵后面还有一颗小痣。她忽然转过头问他：“你多大了？”张云松还没来得及回过神，愣了一下，才回答：“22岁。”蒋芸笑着说：“真是年轻得发光啊！”唐洁也笑着上下打量了张云松一番：“嗯，本公司最年轻的小朋友。”

吃的是石锅拌饭，唐洁和蒋芸坐在他的对面，两人嘀嘀咕咕说话，说着说着放声大笑。张云松低头吃自己的，米饭很硬，嚼起来很吃力，番茄酱也放多了。唐洁问他：“是不是不好吃？”他忙摇手：“蛮好的。”唐洁又说：“实在不好吃的话，再点其他的。我请客。”他抬头，唐洁正看着他，他又低下头，脸上发烧，大口地往嘴里填饭，“真不用，唐姐。”蒋芸说：“今早你把柳经理和张总搞错了是吧？”张云松点点头，脸腾的一下红了，心里有点儿发恼。蒋芸笑了，唐洁也笑了，两个人笑起来的声音，在他的耳朵里听来分外刺耳。他很想立马站起来走人，这时唐洁说：“好了好了，不要再笑了！小朋友会尴尬的。”唐洁此时说话变成了认真的口气，

“你搞错后，柳经理没有说你吧？”见张云松说没有，她盘弄着手上的结婚戒指，“那就对了。不是你一个人搞错，我第一天来也搞错了。”蒋芸把筷子戳过去，“也就你搞错了。我第一天来怎么就分得清清楚楚的。”唐洁躲过了筷子，笑骂：“你有第三只眼好吧？这也不能怪我呀，谁叫柳经理长着一副大领导的样子，干的却是小领导的活儿？”蒋芸啧啧嘴说：“这个未必。等一两年看，柳经理很有可能会取代现在的张总呢。你等着瞧吧。”唐洁像是赶一只在眼前飞舞的苍蝇似的，“让他们上层斗吧。我实在烦这些烂事。”说着见张云松在认真听，便笑笑说：“你才来，好好工作就是了。认错人了，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。”张云松点头说好。要结账的时候，张云松怎么也不肯让唐洁请客，唐洁手指着他说：“你坐着，你才毕业，有几个钱？”张云松乖乖地坐下，看着唐洁把账结了。

(二)

他住在五十块钱一晚的小旅馆，房间没有窗户，四面墙包着一张床，他就浸在这种没有一丝光的黑暗中，连自己的

呼吸声都听得非常真切。深夜走廊那边依旧有纷纷沓沓的脚步声，接着隔壁房间开门的声音、男女说话的声音、关门的声音，都能听得一清二楚。他没有动，他在等待。男人说话。女人说话。冲马桶。淋浴时水溅在地板上的声音。男人说睡吧，女人说头发还没干。他非常担心自己怦怦的心跳声被他们听到。他们躺下了，床铺发出吱呀的一声响。很长时间，没有声音。渐渐地有男人的呼噜声。只有呼噜声。他松了一口气的同时，又觉得怅然若失。什么都没发生，什么都好像在脑中发生过。躺在床上，张云松忽然想起这件事，已经是十天前发生的事了，如今想起来，当时那种感觉又一次涌起来。新租的房子马桶有问题，晚上睡觉时一直能听到漏水的声响。床板也有问题，靠脚的那一头塌陷下去了，租房的时候也没有注意到。

一切都很匆忙。十天前他正在省城参加一个报社的笔试，跟他一起竞聘的都是名校的学生，他知道自己没戏，还是想在旅馆里等等看，也许奇迹会发生呢。第二天结果出来，他没有入选复试名单，这本来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，但还是叫人沮丧。走出报社大门，沿着马路走，阳光不近人情地好，从湖边吹来的微风也很惬意。他坐在花坛前面的长椅上，给

室友吴鹏飞发了一条短信：“败。”发完后，眼泪莫名地涌上来，他压了又压，鼻头发酸得厉害，还是没有压住。他索性埋着头哭，哭得很小声。这次不是还好吗？人家还让你笔试。之前的招聘会上，人家看看你的学校，连你的简历都拒绝接受，不是更气人吗？还有还有，你的同学有多少找到工作的呢？吴鹏飞没有吧，张正华没有吧，李玉生也没有吧，都没有，都连续几个月地投简历，都是一次一次地没有下文，他们不也是都接着找吗？虽然这样安慰自己，眼泪依旧控制不住地流，心里却轻松了好多。吴鹏飞回了一条短信：“学校招聘会明天在北校区的大礼堂，速回。”他站起来，抹了抹脸，吁了一口气，打车去火车站。

又是经历了笔试和面试，主考官让他回去等通知，他一听，已经认定自己没戏了。他坐上回学校的公交车，身子松弛地靠在塑胶座椅上，太阳卡在新世纪大厦双子塔的中间，玻璃墙上映照出橘红色的晚霞。车头擦过栾树的树枝，发出沙沙的摩擦声。他想起主考官问他的一个问题：“在你来面试的路上，你观察到什么？”他是怎么回答来着？——坐公交车，车上的乘客不太多。主考官又问他对这些乘客有没有印象？他脑子里一片空白，根本就没有在意过那些乘客，别

说观察了。但他还是现编了一番，几个女乘客，几个男乘客，几个老人，几个学生。他说得好像自己亲眼见过他们一样。他再次看车厢，每个座位上都坐了人，大部分都是回校的学生。他们都是沉默的，看窗外、刷手机。世界毫无意外地运转，他也要毫无意外再次离开这个城市。车子过汉江大桥，他开窗深呼吸，江水的腥气迎面而来，太阳收走了最后一缕光线后，在远处的群山间沉了下去。

推开宿舍门，吴鹏飞、张正华、李玉生还在玩斗地主。两张凳子拼成牌桌，七八个啤酒瓶放在地上，没有喝完的大可乐瓶子里浮着十几个烟头。吴鹏飞拿着一手牌，抬头见他进来忙招手：“快接我一局！我一泡屎快憋死了！”说着把牌往他手上一塞，就匆忙往卫生间跑去。真是一手烂牌，都不知道怎么打了。过了一会儿吴鹏飞的声音传过来：“你面试得怎么样了？”他大声地说：“照旧！”张正华扑哧一声笑了起来：“你舅舅照得快烦死了！”烦死了。烦死了。大家都快烦死了。隔壁寝室的人，有的去上海，有的去北京，有的要回家考公务员。而他们三个人还在寝室里斗地主，整晚不睡觉地斗，仿佛他们根本不操心这些事情似的。只有他每天都在网上投，往各个城市跑，笔试、面试，笔试、面试，

笔试……半年下来，他现在还是在跟他们打牌，好像之前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李玉生喊道：“吴鹏飞，臭死了！快冲水！”

烂牌烂牌，一手烂牌，没法打的烂牌。他把牌丢到凳子上，往自己床上倒去。“怎么不玩了？”李玉生问。他拍拍脑袋说：“头疼。”张正华拍着大腿，把牌摊开：“我两个大王啊！马上就赢了呀！”他没去理会，寝室里那股结结实实的臭气如此明显，他之前都没有注意到。不只是卫生间的，还有他们沤在盆子里一个星期都没洗的衣服和袜子，还有堆满垃圾的阳台，还有室友们没有洗澡的身体，凑在这一块让人无法忍受。吴鹏飞从卫生间跑出来，问：“张云松，你怎么不玩了？”他翻身向墙，“有点儿不舒服。你们玩吧。”吴鹏飞爬上来，把手往他额头贴了贴，被他一下子打了回去。“你没发烧嘛。”吴鹏飞说。李玉生在下面说：“哎呀，不要秀恩爱了！接着打！”吴鹏飞跳下来，他们又继续开战。墙壁上贴了一张元素周期表，一角已经掉了，也不知道是哪一届睡在这个床上的人留下的，他一直懒得撕掉。不知道这个人现在在哪儿？在干什么？不管怎样，他肯定找到工作了吧。

他又在床上翻了个身，怎么也睡不着。有风吹来，窗户

的铁栓子吱嘎响，小巷深处有狗吠声，听久了像是有一个老头在吭吭地咳嗽。必须睡觉，明天还要打足精神去上班。他是寝室里第一个找到工作的，接到录用的短信，他在床上“耶”的一声叫起来，虽然那时已经是上午十一点了，其他室友还在睡觉。他那一声那么大，他们还是睡得沉沉的。他又喔了几声，吴鹏飞睡眼惺忪地抬头问：“你发神经啊！”他跳到吴鹏飞床上去，把短信翻给他看。吴鹏飞打了个呵欠，把手机接过来看了一眼，忽的一下坐起来：“我操！你要请客啊！”他把手手机夺过来，又跳回自己的床上，“我还要考虑一下要不要去。”吴鹏飞不管他，爬下床去摇张正华和李玉生，“起来起来，中午要吃大餐了！”那两人都老大不情愿地睁开眼睛，瞪着吴鹏飞。“快起来！张云松是有工作的人了，你们还等什么！宰呀！”宰得真够狠，学校东门学苑酒店，四个人十道大荤，花了小三百。

因为上班的地方离学校太远，第二天他就忙着去市区找房子。吴鹏飞的女朋友，同时也是同班同学的张慧是本地人，她说起在滨江广场附近有城中村，房子多的是，他当天就赶过去随便看了几家就定下了，房租六百，一室一厅一厨一卫，水电费另算。房子的事情搞定，又回学校收拾行李，买了几